



《党的女儿》根据作家王愿坚的小说《党费》改编，讲述的故事是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，李玉梅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络的情况下，始终忠于党的事业，不顾自身安危与敌人斗争。

田华本人有着与李玉梅这个角色相似的革命斗争经历。她生长在河北一个落后的小山村，儿时记忆大都是亲人被日本侵略者残害的场景。12岁，她报名参加抗敌剧社，成为儿童舞蹈队的一员。

她还记得参军后学唱的第一首歌曲，就是“中国共产党，我们的妈妈！你在斗争中成长，你在斗争中壮大……”她参加慰问“百团大战”指战员凯旋，爬上梯子向胜利的官兵敬礼，直到最后一个士兵通过，胳膊都举酸了，但心里特别高兴，特别骄傲。

经历炮火中演出的锤炼，16岁那年，她入了党。宣誓时，她下决心对党忠诚，一生为人民服务。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部队打到哪里，她就跟随抗敌剧社演到哪里，为部队官兵和驻地群众演出。

尽管如此，田华当时不了解南方人民的生活习俗，开始创作时还是感到吃力和忐忑，“毕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”。

所幸，她随后遇到了两名来自江西兴国的妇女代表。她们参加过苏区对敌斗争，详细叙述了红军长征前后苏区的斗争形势。交谈中，她们还情不自禁地唱起兴国山歌：“哥哥出门当红军，斗笠背在背中心。祝福哥哥打胜仗，消灭敌人不留情。”

这让她真实感受到当年的斗争情景。听完讲述后，她只要一合上眼，脑海里就是这两位代表和李玉梅的形象，同时想起自身参加革命的经历，一下子抓住了李玉梅这个人物的精髓。

《闪闪的红星》剧照。



她产生非常强烈的创作冲动，很快投入紧张的拍摄中。

影片公映后引起轰动，成为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品。很少写影评的茅盾破例发表了《关于〈党的女儿〉》，评价“田华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。没有她的表演，这部电影就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”。有人说，这是党的女儿演《党的女儿》，田华认为这是最贴切的描述，“我不是在表演，而是一种真情流露”。

60多年后的当下，已经90余岁高龄的田华再看这部电影，依然感动流泪。

同样是为描写上世纪30年代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电影创作，1973年春天，傅庚辰开始为《闪闪的红星》作曲。他认为：一首好歌要融合文学性与音乐性，更是革命的激情与抒情的统一；作曲的构思，要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。

在他看来，全片中的这个典型形象就是潘冬子经常捧出的红星，于是决定把主题曲取名《红星歌》。拿到歌词的当晚，傅庚辰启程去摄制组的驻地。在40多公里的颠簸中，他脑海中盘旋着一段旋律，“红星闪闪放光彩，红星灿灿暖胸怀”。到了驻地，主题曲也构思完成了。

最初，电影并没有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这首歌，而是创作了一首名为《高山竹子青又青》的儿歌，原定在潘冬子准备将地主恶霸胡汉三引进游击队包围圈的场景中唱。但傅庚辰认为不合适。

他认真地读了几遍剧本，看到“竹排流水”这个场景：宋大爹划着小竹排，送潘冬子去姚湾镇做我党的地下工作。剧本中写道：“两岸青山，夹着一湾绿水，一叶竹排，顺流而下。”诗情画意与主人公搏击风雨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理想交融，美妙至极，浪漫至极。他当即提出在这一段加男声独唱的建议，得到主创人员同意。于是，有了“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”的经典旋律。

在剧组驻地通宵达旦地工作，写出了《红星歌》等7段歌曲的全部乐队总谱后，当年11月，他带着总谱，回北京准备录歌。

当时傅庚辰无意中发现了《闪闪的红星》电影剧本第三稿。看到《映山红》的歌词，他眼前一亮：“夜半三更盼天明，寒冬腊月盼春风，若要盼得亲人回，岭上开遍映山红。”他边看边念出了声，感叹：这歌词真好！那一刻，艺术家与艺术角色达成了穿越时空的共振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，对梦想成真的喜悦，如山花般美丽。

但原剧本中并没有这首歌，再写《映山红》，便要放弃前面已创作的3首。怎么办？纠结了两天，他终于下决心：重来！